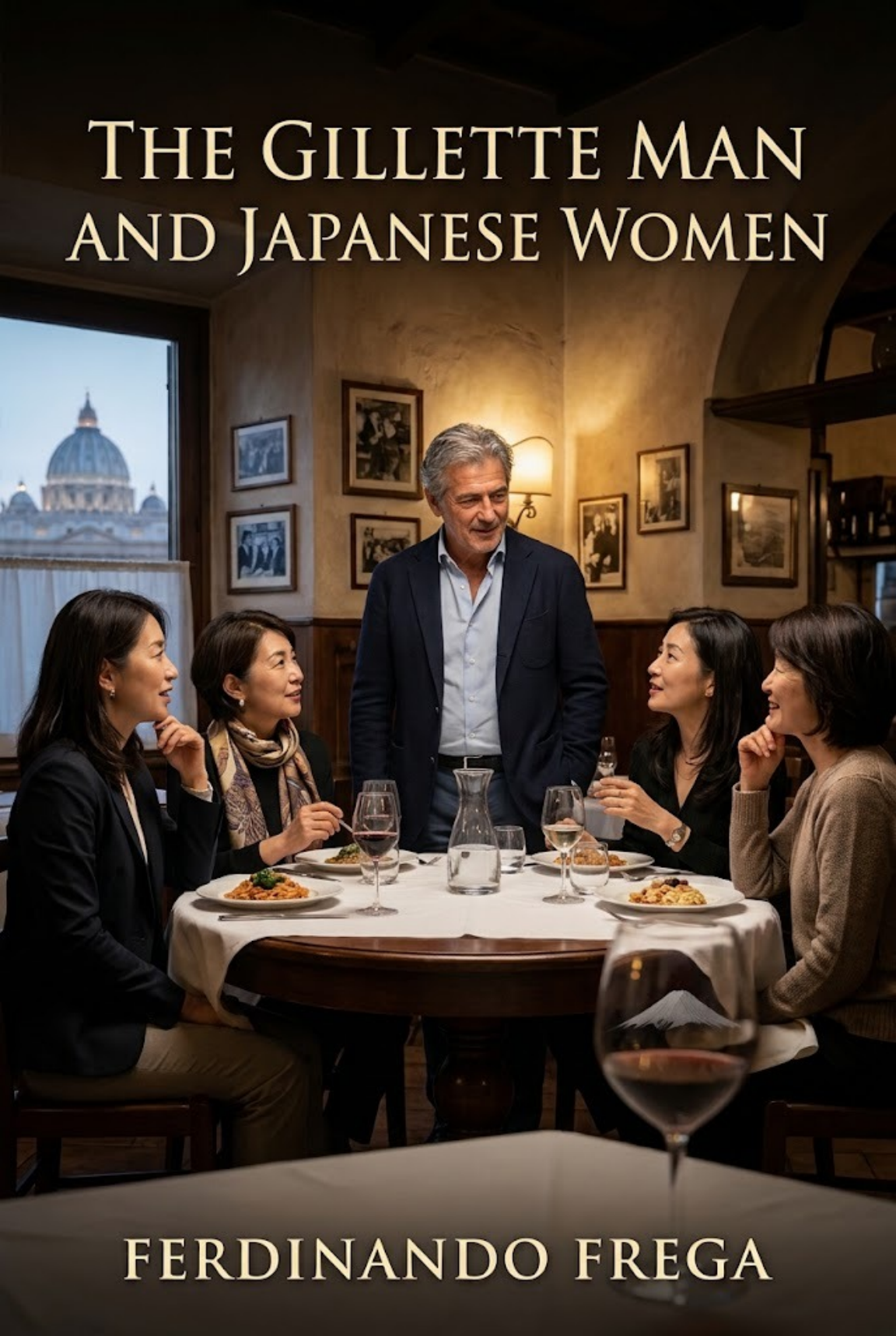
The Gillette Man and Japanese Women

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 人与日本女人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11

我刚到罗马，和往常一样，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走了一趟。这是我对我第一位Gillette同事唯一的致敬——他负责加利利辖区，带着一支十二人的团队，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他做出的业绩如此惊人，两千年后，连Wall Street都没办法把他挂牌上市。

我正沿着通往正门的走廊往前走，那是上午十一点，一群人用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：HELP ME, PLEASE?

刚来得及弄明白这声求助是不是冲我来的，一转身，我就迎上了六个女人的目光，她们有着典型的亚洲面孔：一见面就笑，阳光，美丽，亲切，有教养，优雅。我立刻明白她们不是中国女人——那些长着杏仁眼的那不勒斯人。果然，我一问WHERE ARE YOU FROM，她们就齐声回答：I come from Japan。日出之国的女人和女儿：

我的日本。

我笑着立刻自我介绍，掸了掸一口好久没用的英语：NICE TO MEET YOU, MY NAME IS FREGA。她们热情地回答，整齐划一，异口同声，叫我……FREGA SUN。

见鬼。我还没开口说话，她们就已经叫我太阳了。于是我问出了我的问题：你们为什么叫我太阳？她们像疯了一样哈哈大笑，解释说她们的SUN不是太阳，而是SAN，是她们对一个人最好的尊称。她们在用暗号说话。

于是我站到中间，解释SAN在意大利语里是什么意思：那是我们给天主教圣人的称号，给那些被慈母教会封圣、去往更好的

生活的人。而我还没有资格享有这个头衔，只因为我还活着。

哎。她们全都笑疯了。

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、说什么。她们刚才那句HELP ME PLEASE已经消失了，但我身处一个享有特权的地方，给我全世界我也不会离开：女人的心思。

年纪最大的那位挽住我的胳膊，一直对我笑着，请我跟着她和其他人走。我们朝出口走去。我以为这又是我那位加利利同事开的一个玩笑。可我们要去哪里？

几条街，几条小巷，我们来到一家罗马小馆，她们请我吃午饭。我又惊讶又感动，但这一切只因为一个原因：日本女人有雷达，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女人一样，但她们的雷达被武士文化调成了另一种频率——在那种文化里，每一条生命之前，先放的是准则。没错，你没听错。我们在意大利罗马，可在那家小馆里，她们在对我说：WELCOME TO JAPAN。

我们围着一张严格意义上的圆桌坐下。大家都看着彼此的脸。对一家意大利小馆来说，这不是常见的桌子形状，但也许她们正是为此才选了它。

她们问我多大年纪，做什么工作，是不是意大利人，结婚了没有，有没有孩子。我用一个问题来回答：日本的警察就是这样审小偷的吗？

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但她们很好奇，她们想知道，她们想不问就拿到：她们是世界的女人。

我告诉她们，我是一个认知小偷。在意大利，这个角色属于我们称作rubacuori的人，偷心贼，他们并不总是那种经典的拉丁情人。那些人在五十年代还行；现在已经过期了，就像酸奶。

一阵哄笑，但我分不清她们是在笑我的笑话，笑我的姿态，还是只是出于礼貌。然后，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那位，几乎像是在道歉，解释了她们的举止，让我窥见了一点日本文化，就在那一刻我明白，我正身处我这一生常去的那些家中的一个。

她开口就说，她们不是六只下水前嘎嘎乱叫的傻鹅：微笑是愉悦、喜悦、尊重，而不只是一种情绪特征。

她们一寸也不让，非要听到问题的答案，于是我告诉她们，我六十一岁，结婚了，有三个孩子，而且我和妻子有一个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约定，允许我在世界任何地方订婚，条件只有一个：必须是定期合同，而且不给任何人生孩子。

我以为笑容会重新亮起来，可它们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，每张脸上都换上了严肃的版本，以至于我开始琢磨自己错在了哪里。

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那位凑近了一些，立刻告诉我，她们来意大利已经三十天了，见过很多人，但从来没有人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诚实。简而言之：一句恭维。

我从来没有过迷失方向的时刻，也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性格起过冲突，更没有一个需要交代的自我。但我知道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在认知上站上了富士山顶，只不过是在错的那一面，在一家罗马小馆里。

我那一闪而过的念头还没散去，最年轻的那位就转过身来对我说：Frega富士先生。而我：minchiaaaaa。

我在她的目光里、在她的眼睛里寻找她，温柔地对她说：亲爱的，谢谢你的富士，但现在我得走了，时间到了。不过走之前，我把我的gillettenarrative.com非名片放在桌上，她们每人一张。

她们很震动。她们知道那个网站。全日本都知道它；她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它的。也许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。

我父亲留给我的那些密码：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他是否去过日本，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。那六个女人把它们解开了，并且默默地给出了她们的裁决。

我离开了。我在桌上放了些钱，付她们的午饭，然后我看见她们一起哭了。我以为她们生气了，因为我没有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订婚。结果，她们全都齐声挥手告别，说：

ciao gillettenarrative

Ferdinando

他不再销售。他讲述。

而且他免费讲述，为那些真正看见他的女人——

他从来不曾为她们献上过任何东西。

向世界的女人致敬。

一个男人的成功，向来只经过她们的臂弯。